尚書集注

尚書逸文 經

尚書百篇亡者太半故諸傳記所引書文今尚書中无者偁多其所言果

佚篇先所偁伊訓曰太甲曰之等類各先其篇求己廁于見存者之間矣其或止偁夏書甚商書周書而不偁篇名或止偁書曰而并无虞夏商周字者皆不知所屬以姑總錄于此焉其先後之次則未嘗攷定約略次之而已案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此言雖未知崔否然可見古書不止百篇矣即如定四年左傳所云命以伯禽命以唐誥此二篇命書皆不在百篇之內然則傳記諸子所引書文容多在百篇之外者大未可知今无從區別姑皆錄之而以惟墨子引先王之書如所謂湯之官刑相率之譜之等則顯然非此百篇之文茲不錄也

尚書今注音疏卷十二　江聲學

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

朔 重直容反 〔注〕帝系曰瞽瞍產重華是爲帝舜建皇所謂建用皇極也授政命政于天下也改朔改建丑朔爲建子也

〔疏〕宋書禮志記魏時羣臣議改朔事高堂隆引書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太平御覽八十一卷皇王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眞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三國魏志明帝紀青龍五年山茌縣黃龍見于是改寅正爲丑正以青龍五年三月建辰之月爲景初元年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以地正也案犧牲用白是也服色尚黃非也蓋正色隨三正不同五行寅正尚黑丑正尚白子正尚赤[illegible][illegible]尚黃者魏以黃龍見而尚黃非古制也皇甫謐因而誣舜尚黃故改中候之建皇授政爲建黃授正以就異謂說或古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粵若稽古云云然舜典篇偁之文而御覽凡文選注皆引以爲中候高堂隆又止偁書未嘗言尚書故不敢斷于舜典篇曰之是而已[illegible]于該文之[illegible]禁中候所云必出于尚書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說同文思曰：是堯典之文，以況此學若稽古云云，可知矣。然錄以爲逸文可也。注引帝系者，記五帝世系之書也，篇在大戴禮記。云建皇所謂建用皇極者，所謂尚書洪範文轉入見五曰建用皇極是也。云改紗改建，以物爲建子也者，鄭注堯典云：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蓋依以爲說。

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見大

瞽反齋 所留反 注 趙岐曰：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齊敬慎戰懼皃。瞽謂兒誠若善也。舜敬事瞽瞍，見之必敬慎戰慄。瞍亦化之，大誠實而善，所謂烝烝乂不格姦也。濊文

反 疏 此經引見孟子萬章篇，當是舜典之文，以孟子此偁書曰，未言舜典，疑事典質，故不以入舜典篇目之下，而附之于此。注偁趙岐者，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字，示不忘本上所藷也。孟子章指、三輔決錄，事詳後漢書本傳。祗敬，釋詁文。載事，逸周書謚法解文。齊者齋肅也。皆戰慄夔夔懼與栗

逸文

繼文則是齊桓之頌故云皐皐齊桓敬者戰問見實孟子綴引此經語言曰是爲又不得而子也趙氏讀此爲字絕句蓋字屬下人孟子語中解之曰嘆大信知讓之大章甚是爲又不得而子也佀不合孟子語意故舊栽彀之而別爲之解見誅甚善姑譯詁文云所謂變又不假借也者所謂堯典文也

堯子曰紂不必舜傳而曰淵爲諸侯

證 太平御覽七十殘隱部三十五引尚書緯云諓諓諸侯御覽引作諸侯徐堂韻曰當爲諸侯蓋隸書侯字輒仍入傳作故誤爲傳也三韻林言夷帝變天下亏慶傳亏改紂如亏曰淵爲諸侯見漢書表林出檢隱也因孟子已三韻林言堯使紂如曰淵諓諓傳所者寔孟子慈章篇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則堯崩之後舜避堯之子爲天子因天下歸之也不得已而踐天子之位是繼堯如淵爲諸侯順堯之命故言堯崩天下歸之天子誰是孔氏古文社宋之失亡之久矣今考經圍中

臣聲得采取者爲所因也顧生廣圻曰宋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北齊尚書僕射祖珽等纂又云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纂以前代修文御覽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代類書之舊爾據此則太平御覽太半本之于北齊之修文殿御覽在北齊時孔氏古文蓋未亡故得引之也聲案此引古文爲舜典此條疑本是舜典之文不敢意必故不以附于舜典篇目之後而錄之于此

洚水警余洚下江反

（注）孟子曰洚水者洚水也趙岐曰尚書逸篇水之逆行洚洞無厓故曰洚水聲謂警戒余我也

（疏）此經引見孟子滕文公篇注引孟子曰者明滕文公篇文也云洚水者洪水也者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子釋此經洚水即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說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故趙氏云水之逆行洚洞無厓故曰洚水警戒說文言部文余我釋詁文

洪水浩浩 疏 說文水部引此以爲虞書案許氏稱書二十四篇未亡猶及見之凡說文所引尚書不在二十九篇中者蓋皆二十四篇之文二十四篇中有汨作篇汨之言治水也汨作篇記治洪水之災此文或是汨作之文與疑事毋質不敢意必以系汨作故不以冠其篇之首而錄之于此

怨匹曰逑 注 逑讀曰仇 疏 說文辵部引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則怨匹曰逑亦是虞書文矣故錄之于此案桓二年左傳云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仍古之命則古或是言也知此出于虞書矣則說文偁是引虞書矣錄之可也注云逑讀曰仇者許偁雖云君子好逑毛傳云逑匹也鄭君箋云怨耦曰仇釋詁云仇匹也則古字逑仇通故讀逑爲仇也又說文金部引虞書曰罰百鍰虞字系周字之誤當作周書呂刑其罰百鍰之文非逸文也故不錄又日部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偁旻天殊不類尚書語正與他部引毛詩傳不殊而怨謂之[illegible]偁詩曰一逆數則仁覆閔下云云自是尚書傳文意於代述書亦號法于旻天之文而安國傳亦是言也以非經文故亦不錄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

抑於力反毳此芮反又子外反橋其遙反又紀遙反注抑治也毳形如箕以版置之擿行泥上毳讀如莽毳之毳橋以鐵齒如錐頭施于履下以行山不蹉跌也

絕子外反又子絕反蹉七河反跌大結反攷史記河渠書引此條與夏書乘此文言禹治水之事大約相同此文司馬子長從安國問故得見此篇故得引也但史記不備篇名

不錄逸書此注云抑治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云營抑洪水趙氏注云抑治也毳用其說漢書溝洫志亦引此文作泥行乘毳山行則橋服虔說以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毳音茅毳之毳謂以版置泥上以通行路今合此兩說為注故云毳形如箕以版置之擿行泥上毳讀如莽毳之毳莽毳說文艸部云

莽艸會束莽衣佐以莽艸絕聲讀若國語曰䵣莽毳衣是也如淳又以橋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

以上山不遷跳也案漢書之梮即史記之橋而說文無梮字梮蓋檋字之譌當以史記作橋船用船樺梮字之詮以解檋字故云檋或鐵齒如錐頭似下屐下以行山不遷跳也

咎繇邁種德

咎繇左傳引作皋陶蔡邕書以來改咎繇爲皋陶今左傳唯抑書杜豫之本誤從徇俗而不從古故作皋陶古本左傳必不誤因仍古可也種之用反

注 杜豫曰邁勉也種布也偁咎繇眾勉種德邁勉也 杜豫之名以與讀字流俗譌字也爲改正之

疏 莊八年左傳引此偁虞書注偁杜豫皆字元愷京兆杜陵人也王隱晉書云豫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嘗偁德非所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厤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以大功名于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illegible]當陽侯博學多通號爲杜武庫豫以立功立言自謂其所謂功者武也不調亏吳亦然天實亡吳豫謬警以爲己功乎且古人所謂立功謂

易姓于民澤流後世豈撫入國之謂哉豫所謂言謂乎傳集解亦太半竊取賈逵服虔之注掩為己有苟擇己意斷不經曾何大言之足云乎猶病自矜謂無訛甚矣竊而猶取其注者以賈服之注皆亡杜解獨存賈服之注無聞姑用杜解亦說文力部勱勉力也勱邁皆萬聲＝同字通叚蓋讀邁為勱故云邁勉也

昏墨賊殺

（注）春秋傳曰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繇之刑也杜預曰逸書也三者皆死刑掠力灼反又力尚反

（疏）此經引見昭十四年左傳大偁夏書注所偁春秋傳即其文也案傳云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辠在雍子雍子內其女于叔魚叔魚蔽辠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辠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辠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辠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辠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咎繇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是其

事也

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注】高誘曰逸書也【疏】呂氏春秋諭大篇引此文偁夏書注偁高誘涿郡涿人也仕漢書无傳其字未聞所著為呂氏春秋訓解淮南鴻烈解戰國策注皆傳于世惠先生敘戰國策偁誘嘗注孟子章句又為孝經解今皆不傳惜哉

墬平天成【注】杜預曰逸書也墬平與乂天成與數乂吟午反今譌作化【疏】僖二十四年左傳引此文偁夏書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注】杜預曰逸書也辭謂寧願詞也失讀曰佚經常也【疏】襄二十六年左傳引此文偁夏書注云寧願詞也者說文丂部文云失讀曰佚者古佚字輒寫作失說詳後甫中篇疏杜解云不經不用常法杜云經常

也猶是用於解說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注】杜預曰逸書也茲此也釋除也將謂在察也念思此事當察此事由己然否釋除此事當察此事由己除否名謂當察命謂命令也命言此事當察此事己可命于人否允誠也誠出乎此當察此事可由己出於否功事也惟帝念思其事也楚者傳說之以將謂由己盡也信由己盡而後功可念也又以順事思成也【疏】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此大傳鼂書杜解云茲此也皆釋詁文也釋是解釋傳文故訓除也杜解又為云謂於此事當念使可成于此則是於茲念茲非念茲在茲矣其解誤文

下四句大皆不合經書文詮故刪節之而別為之解弟
經書上下文不可得聞天從推究其指意惟據夫傳引
書之意以補承之度當也案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邾
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
其從者于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
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
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
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
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
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
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
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
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
乎虞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疏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
又襄二十三年傳仲尼曰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
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詳引虞書曰念茲在茲而云順義
忠恕也據此一文以治求經書之意則謂所念所釋所

名言所允出者皆當先以察之于己故云念此事當察此事以專己孰否為諸己而得求諸人也釋除也除此事當察此事以專己除否无諸己而得非諸人也云命言此事當察此事己可命于人否誠出於此當察此事可專己施於否蓋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於如其所於乃可命于人亦專己於其所也是所謂信察專己盡所謂順事恕施故兼引左傳二文以說也杜察釋詁文云名讀當為命者呂刑乃命三后墨子尚賢篇引作乃名三后蓋古者名命字同也說詳呂刑疏允誠亦釋詁文功事也毛詩七月傳説也

成允成功注杜豫曰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勳績

疏襄五年左傳引此亦偁夏書注云允信釋詁文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注休息止也杜豫曰逸書也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督也有辠則督之以威形聲謂勸勸勉也楚詞曰啟九

辯與九歌兮又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然則九歌啟樂也春秋傳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疏 文七年傳引此大偁夏書注云休息也皆說文木部文釋詁云董督正也則董督同詁故云董督也勸勉說文力部文引楚詞皆離騷文又曰云云天問文也皆楚大夫屈原之所作故皆以爲楚詞也土讀注離騷云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爲天下啟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遂注天問云棘敶也賓列也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言啟能修以禹業敶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而注一言禹樂一言啟所作樂茲云然則九歌啟樂也宋以爲啟樂皆據楚詞明文皆言啟不言也惠光之曰尚書大傳言廟中苟以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云四章皆歌禹之功獨无九歌則九歌乃啟樂矣[illegible][illegible]雖離騷注雖以九辯九歌爲禹樂又言啟能承志云云故九

然之物皆可辯數之功之德皆爲治敘而可歌則說來責佁啓樂[illegible]則害而樂皆盡字誤也當與天問注同以爲啓樂又案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郭景純注云皆天帝樂名也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宋洪興祖引以補注離騷謂屈大夫引用此事乎以爲離騷天問所言誠本諸山海經然知山海經說則八世之後啓此樂自開而始開以啓也則以九歌爲啓樂可也引舊[illegible]傳皆以左傳文[illegible]晉郤缺告趙宣子之言也錢[illegible]引此經詳推究九歌之證則是此經之正解故荀引以說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注〕杜預曰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命龜也斷多亂反〔疏〕哀十八年左傳引此文偁夏書注云官占卜筮之官者蓋禮記曲禮所云天官六太之太卜也周禮士師職云以詔司寇斷獄蔽訟故云蔽斷也昆後釋言文

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注〕韋

昭曰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邦國也疏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此文僞孔書注僞韋昭已見逸說命篇鄭周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故云元善也后君釋詁文戴皆言奉亦上于首戴奉之道故云戴奉也邦國說文邑部文

弌人弎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注韋昭曰三失三過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聲謂圖謀也中聲度疏國語晉語知伯國引此成十六年傳單襄公引此怨豈二句皆僞孔書國語豈作寀怨杜注云以不見是圖遂韋反蔡說也據左傳引改正杜注云一三失三失乃也皆謂三過失是人之過也據逸書言一人三三失則三失就一人言也禮記中庸云著則明故云明著也云不見未形也皆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怨已形于意中未形于聲色不可得見也圖謀釋詁文

關石龢鈞王府則有注韋昭曰逸書也關門

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雖諸均則王之府藏嘗有也一以關衡也衡祖坐反【音】國語周語單穆公引此文稱夏書注云關門關之征也皆周所司關職云國凶札則无關門之征是則于常時門關譏征矣云石今之斛也皆斛量名也容十斗十斗則一石故斛石爲斛也云一以關衡也皆韋氏不違守一說前行與說故偁一以蓋石爲則詮以量言則十斗爲石積稱言之則百二十斤爲石此關石聯文蓋以石爲百二十斤則關以是攷覈輕重之器故云衡也楚刑記曰今云鈞衡石鄭注以爲稱上以衡是也石字於說文當作柘今經典通用石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遒子秋反或作迺同鐸徒洛反徇夕峻反【音】杜預以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采歌謠之言鈴力形反謠夷招反

官師相規【注】大夫交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藝銀祭反注同【注】杜預以所謂

獻規【疏】襄十四年左傳引此文偁夏書杜解云遒人行人之官也者案周禮无遒人之官秋官之屬或大行人小行人其職非兆此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者學周官秋冬官或最不必據周禮眾說云徇于路則禁是行于道路黏兆杜說以爲行人之官云亦云木鐸木舌金鈴者鐸大鈴也以銅爲之縣木于中以爲舌振鐸則舌擊口亦能聲也金舌者爲金鐸鄭注周禮小宰職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云徇于路承聽于民于是言者國語晉語云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祅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之術也是先王必聽謗譽以考己政之得失杜云求謗譽之言甚急也其解官師相規謂大夫自相規正則求非是禁左傳上文言自下以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了術引此夏書云規規正則諫官師相郊所謂大夫規誨也杜解大夫規誨云規正則諫師其君是也于此了云大夫自相規正則與傳引書意不合故辭不用而從察解云大夫交相規正其君了與傳意合

也云所謂獻數皆所謂
孔傳西工獻數之文也

辰不亼于房 注 日月合宿爲辰以會辰：太[illegible]杜預曰逸書也亼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illegible]謂亼讀若集

瞽奏鼓 注 杜預曰瞽樂師

嗇夫馳庶人走 注 嗇夫司空之屬杜預曰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

爲于 疏 昭十七年孔傳引此夫備舉書
經辰 注云日月合宿爲辰以會辰：

太[illegible]皆說文會部文亼皆安集故杜解爲安也房謂日月所舍之次故云舍也案二十八宿房星司掌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是也杜不以房爲星皆學小正云八月辰則伏辰謂房星也蓋學初之林徒西之月日于房不房伏矣此文據孔傳太史說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則是建巳之月日不在房宿則房非謂房星了是日月所舍之次故解爲舍也云亼讀若集皆說文亼部文云瞽樂師者周禮春官敘官云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

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太師小師是樂師皆瞽者矣又傳上文云樂奏鼓謂樂官也下乃引此文則瞽奏鼓瞽謂樂師矣云嗇夫蓋司空之屬者義禮覲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若左傳曰嗇夫馳鄭君引此以注覲禮司其職同故借卽於類禮注以說此案周禮六官司空官屬亡而五官之屬无嗇夫故鄭君推以為司空之屬以无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嗇夫不敢質言也周禮大司馬職云車馳徒走故杜云車馬曰馳步曰走馳走皆是疾行爲救日食故皇遽急疾故云爲救日食備也

烏虖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天下之合下土之葆隹以訓反其居

容乃

注 墨子引此衾皆作隹二字非古且不詞粤變隸而誤也當作奞二讀當皆爲惟古段借字也其讀爲惠二寧也見誠也

注 墨子明鬼下篇引此商書與兩隹字皆作隹故注云墨子引此衾皆作隹云隹字非古且不詞皆說文无隹字而訖𢿫字說云讀若隹然則隹字古作𢿫隹了漢時之俗字未專但云解說中禮一用之而不已所云入三百五十三之數說文大部云大隹也奄知非元本作𢿫傳入改作隹皆故已爲非古且隹爲亭此之說妙之亏此脈不可解已爲不詞云由變隸而誤也皆周嘆之書皆古文某隸之衰而多隸書漢時隸書盛行寫書皆習用嘆字皆成之書漸近皆隸變爲隸之書亦字輒識爲隹少一畫然爲隹此異於說之由實因變隸之後轉傳寫之故誤墨子之誤也云當作奞二讀當皆爲惟古段借字也皆文說當爲惟而古乃輒段借字爲惟字宣味博古圖所載商周鐘鼎之文皆然可移證也此文未是已作爲惟故讀當爲惟也云其讀爲惠皆古惠字或通用其如詩之申生祁記檀弓已爲惠世子左傳作其太子又昭七

左氏傳云三命茲益恭又云異恭也如是是皆以恭爲恭此文恭字訓大爲恭也釋詁愙恭同訓敬也故云恭愙也見說大釋詁文

刑三百辠莫重于不孝注高誘曰商湯所制灋也疏呂氏春秋孝行覽引此亦偁商書注云商湯所制灋也皆以是商書之文故以爲湯所制灋也墨子非樂篇所謂先王之書湯之官刑疑即湯所制灋矣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注高誘曰遠書廟皆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于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疏謂若春秋傳曰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是之謂怪乎然名異凡說所異凡

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長中賞反注同注高誘曰長大也大故可以成其謀也疏呂氏春秋諭大篇引此亦偁商書注

云五世久遠者五世則出親廟四之上而爲始祖之廟父子相傳世代遞遠與己身而上溯始祖總不出五六世禮記大傳曰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故言久遠也引書序傳者襄三十年左傳文案宋祖帝乙大廟蓋帝乙之廟于時久遠矣故引以證久遠之廟可以觀怪但是周時之事引以證商書故云若曹外傳言此之類也又案商書敘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斯亦怪異之事也安知此文非指謂雉雊鼎耳之事以天雀據不敢援以爲說

以相陵懱懱民結反注懱輕易也易以豉反疏說文心部引此亦偁商書注云懱輕易也者見說文心部文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趙岐曰尚書逸篇也聲謂

寵綏四方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皆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寵綏之使四方君師之任我〻君師也在察也四亡有辠天辠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越越厥志者乎司退守凡

疏孟子梁惠王篇引此文而申之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據則是武王伐紂時之言其或爲太誓之文與孟子未稱太誓疑其與質故不係于太誓篇文之中而已於此尚書說文之下自此已下諸文引皆或偁周書或止偁書曰容或爲尚書本不可知未能區小紛時詮文而已注用趙氏章指也節取其一句章指賞不止此文爲云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亡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衆以助天光寵之皆謂以其能助天故寵之作朋句解說於司今錯氏聯言助天寵惠悟不罰又惟我在之言非在我之請言引在予一人以況然不合故督不取而由爲解其云寵綏方也皆說文宀部文云惟曰其助天牧民皆寵十四季尸禪云天生

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以君師衆牧民也
云故國家之使其君師之任者以錫氏讀家之轉句也
杜參釋
詁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安國曰親而不賢
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疏此文見論語堯曰篇不稱
書曰據說苑君道篇引書
曰百姓有辠在予一人又據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
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
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
方有辠維予一人其辭有周親云云四句文不聯與論語
文大同小異百姓二句引見說苑者稱書曰則四句作
皆尚書文矣故鄭之注孔安國曰云云論語注也偽作
者采此文以人參讐而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二句廁于其間誕妄甚矣且為之傳訓諸孔氏其傳
云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大與此注韋異
其非孔氏傳明矣非孔氏傳則其所謂古文非孔氏壁
誕文

中之古文矣乃晉宋諸人莫知其偽何哉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注 言文王之德諸侯皆畏而德之大國言畏小國言懷互文

疏 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德之也故注云言文王之德諸侯皆畏而德之云大國言畏小國言懷互文皆據左傳總言畏而德之是畏皆亦德：皆亦畏德則亦懷則大國亦懷矣茲大國言畏小國言懷各言其一是互文見誼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疏 僖五年左傳引此偁周書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注 馨香之遠聞者閒房[illegible]反

疏 僖五年左傳既引上條周書稱之曰又曰而引此條則此條亦周書矣注云馨香之遠聞者：說文香部文也左傳杜解亦云然子則采自說文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繄烏奚反）注 服虔曰繄發聲也言祭祀牲玉不易无德焉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繄爲德用也 疏 僖五年傳引此承上二條之下而云又曰則此條亦周書矣其在周書此三條不必在一篇之內今无由知其篇目則无從定其先後殆就引者聯之而引則亦聯之錄之而已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美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案服氏左傳解誼不單偁解又服氏爲漢書注[illegible]言及荊蔵宗之疏先也服氏左傳解誼盛行於晉唐孔穎達撰正義舍服而取杜預注遂致服注漸即于亡矣此條注見詩泂酌正義云爲德則見饗詩正義引作爲德則言饗言字葢誤也以意改之杜預注此云祭祀牲玉无德則不見饗爲德則見饗言物一而舉用繄服氏誼而略改之尒

粵三日丁亥 注 粵于也審愼之詞 疏 說文于部引此亦偁周書注

云粵亏也審愼之詞者說文亏部文也粵亏釋詁文粵作亏亏作宷宷即審字故云審愼之詞粵三日今亦皆宷者與日辰亏丁酉爲弟三日也

宮中之宂食

宂而勇反 注 宂㪔也 疏 說文宀部引此文偁周書注云宂㪔也皆說文宀部文

我有𢦏于西

𢦏古文𢦏作𢦏省聲 疏 說文𢦏部引此大偁周書

林首如櫱

櫱五葛反 注 櫱木也 疏 說文木部引此偁書曰說文又一本引作柎林箸如櫱來知孰是注云櫱木也皆說文木部文

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注 杜預注左傳襄二十一年引此偁書曰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皆當明定安之 疏 謨謀勳功竝釋詁文

聖作則 注 杜預曰逸書則法也 按 昭六年左傳引此稱書曰注云則法釋詁文也

從則度纘則禮 則法度 按 昭十年左傳引此未稱書曰

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今本論語孝于作孝乎據蔡邕石經論語改正石經殘碑見洪适隸釋論語釋文云孝于如字一本作孝乎則陸德明所釋之本猶作孝于也 注 包咸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詞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 疏 論語為政篇引此稱書云注包咸曰皆論語注也見何晏論語集解詳謂孝于惟孝之言為美之意見于言外故云美大孝之詞釋訓云善兄弟為友故云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皆此施之于從故訓施為行也包氏此注下尚有與為政同句節亦之皆蓋論語既引此經與下擧之已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二句乃孔子之言非書文也包云與為政同是解釋是亦

爲政自于書文无涉故删節之

氒辟不辟忝氒祖忝帖點反 注 鄭康成曰氒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竊則辱先祖矣君父之謂室尊嚴 疏 禮記坊記篇引此僞書云注云氒其釋言文辟君釋詁文忝辱也釋言文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启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注 趙岐曰尚書逸篇也 聲謂丕猶不也不顯哉文王之謨乎言顯也不承哉武王之烈乎言與承文王也啟發也後人謂成王以下言發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哉 疏 孟子滕文公篇引此僞孔書曰趙岐章指曰尚書逸篇也案章指文云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聲

之說未合書意故不用而自爲注焉云丕猶不也皆古丕不字通說已見般爾疑云不顯哉文王之謨乎言顯也不承哉武王之烈歟乎言其承文王也皆清廟詩云不顯不承鄭君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是不顯言顯不承言承此經丕顯丕承謨大如是也啟教說文攴部文後人不專指一二世故云謂成王以下云启教我後人迪以正道无虧哉皆言文王武王启教後人迪以正謂不從邪氏以正道屬後人說也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注 韋昭曰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必有所忍乃有成功 疏 國語周語富辰引此彌書爲之旨注云濟成也釋言文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近其靳反上時賞反 注 韋昭曰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〻卑也

夌力膺反【疏】國語周語單襄公引此僞書曰上皆夌駕其上故注云上夌也夌今國語注作陵說文陵大阜也从阜夌聲夌越也从夊从兴兴高大也二字音同誼異此當作夌

氒辟去氒祀辟丙亦反【疏】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此僞書曰

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

唯栗北社唯槐唯叚借以繇維字【注】凡太社必樹其土

所宜木以名其社【疏】白虎通社稷篇引此僞尚書曰注云凡太社必樹其土所宜木以名其社皆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弎年弌攷少黜以墬【疏】白虎通攷黜篇引此亦僞尚書

訖亦伯【疏】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此亦僞尚書

黼黻衣黃朱紼紼分勿反

注 黼黻衣謂黹衣也黃朱赤色也紼當爲市聲之誤也市韋韠以蔽厀也字亦作韍〻皆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黹中里反市分勿反厀心七反韍分勿反

疏 白虎通紼冕篇引此偁書曰注云黼黻衣謂黹衣也皆采尗詩云玄衮及黼鄭君箋云黼〻黻謂黹衣也案黹字或通作絺鄭注周禮司服職云絺刺粉米无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鄭所謂黹衣也以其衣裳皆繡故以黹裳名但其衣一章止黹紩而以黼黻則皆在裳茲云黼黻衣謂黹衣皆衣是總名言衣可該裳也云黃朱赤色也者說文市部云天子朱市諸侯赤市鄭君箋斯干詩云市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則黃朱卽赤色又鄭注周易乾鑿度云朱赤雖同而色深淺之差殊則赤淺于朱赤是黃朱矣云紼當爲市聲之誤也者紼與市同音古人或叚借用之而其說則異說文紼訓亂系市訓韠是說不同也此文承衣下而言紼又取黃朱之色自是身所服之市專市聲同紼而誤作紼爾云市韋韠以蔽厀也者說文云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

鄭君箋采尗詩云市太古蔽厀之象也冕服謂之市其它服謂之韠以韋為之是市與韠二名實同一物也云字亦作韍者說文市字重文作韍云篆文市从韋从犮云韍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者斯干詩箋云然也案今虎通號篇引尚書曰不施予一人蓋即般庚上篇不惕予一人之文也古文惕作悐从心狄聲悐與狄逖似也與也亦相似是故悐譌為施米繡文也絲不錄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異世謂之不子【疏】呂氏春秋聽言篇引此偁周書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注】高誘曰畜好聲謂畜順也彼前曰先戎作我畜民好也告乃【疏】呂是蓋炆譌賊篇引此大偁周書孟子梁惠王篇曰畜君者好君也高氏注云畜好是矣聲近云畜順也者禮記祭統云順于道不逆于倫是之謂畜是畜為順說此大訓畜為好不若訓為順說見皮帖也引般庚文者以畜民之言正

與此文所謂畜同而其證未爲順也

若臨深淵若履薄仌 仌筆陵反世俗相承作冰冰別也冰則凝字 注

言畏懼也 證 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文稱周書釋說其證云以言畏懼也注則用其證

悳幾无小 證 呂氏春秋報更篇載趙宣孟食餓桑下之餓人得免獲其報之事下則曰此書之所謂悳幾无小者也說苑復恩篇大載宣孟事亦曰此書之所謂悳无小者也二書所引唯幾字一爲一无爲幾能兆二文兹收其多一字皆錄之不刪改

樹悳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證 戰國策五殘引此稱書云

厺衺毋疑任賢勿貳 厺丘與反衺夕牙反俗作邪音證皆別 證 戰國策十九殘引此稱書云

先旹者殺橆赦不逮旹者殺橆赦 證 明子

君謂篇引此偽書曰

乃命而不弗敬諫而不[illegible]爲上則明爲下則遜

愻古遜字 注 遜當爲愻聲之誤也愻順也 疏 遜當爲愻聲之誤也

明子臣禮篇引此大偽書曰注云遜當爲愻聲之誤也皆遜與愻同音古今變易字輒混釋民書傳愻字悉改作遜不得爲愻矣聲誤之證也愻則訓順也據鄭子引此文出下則云遜乃而不順皆不狹皆也狹而不順皆不發皆也云爲下則遜謂遜順也遜順字當爲愻與聲同遜而誤爲遜今遜順說文心部文

亭明三直 疏

鄭子臣論篇引此大偽書曰重言爲字當非蕭誥亭爲直之文容或尚書逸篇

則此文非鑄之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

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乏房法反乏反正春秋傳曰反正爲乏商式羊反从貝商省聲俗輒作商音同詮別爲（注）三寶金也米也玉石也絕謂不流通也（疏）史記貨殖傳引此偁周書注云三寶金也米也玉石也皆人[illegible]出閒器物雖多總不外乎五行五行惟水火天敗則商所敗皆不外金米土出類石是土出剛皆玉是石出堅皆[illegible]土類也故以三寶爲金米玉石也云絕謂不流通也皆商賈貿易无流通貨物三寶器商不出而絕少絕謂不流通矣

臣不作福不作威靡式律義（疏）漢書武五子傳武帝賜廣陵王冊引此偁書云

以左道事君者誅（注）左道蓋巫蠱及俗禁（疏）漢書王商傳張匡譖商引此偁周書注云左道蓋巫蠱及俗禁者禮記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鄭注云左道蓋巫蠱及俗禁材術與詮宷巫蠱者蓋漢書武帝時江充輩桐人于太子宮誣太子行蠱以陷太子是也俗禁者王

初正義云昔肯漢張棟作辭反文律漢書鄭舜傳為陳伯子者出辭往亡人辭婦是足也

修德者昌修乃者亡 紀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說商君引此稱書曰 索隱云逸書也孔子所刪之餘案尚書逸篇多矣寔見此非百篇之文而云孔子所刪乎索隱說不足據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紀 律漢書楊震列傳震孫賜對虹蜺災異問引此稱周書

又上尚書逸文采自傳記子史者凡六十二條惟是書籍之文為極从尚書文而不稱書曰者大為稱書曰若周書曰而不从尚書文者不録采又不及彙選綴以附于此以識疑焉

文與傳疑宜合將隨書曰豐樊合傳澤并出從而檢之參以茲蓋都君咸我

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
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
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廩力錦反 樊天分 反 今本孟子作

弤 錙岐反 弤 蓋 彫弓 說文无弤字 徐鍇云 弤 弓 紱 堅之傳云 鞹弓 畫弓也 釋文云 鞹音彫 徐又都雷反

鞹則難也 鞹 蓋 瑑 而後畫 說文云 瑑畫弓也 以弓鞹瑑鞹則鞹弓 當 蓋 瑑 弓瑑音 如 昌轉 亦 如 旦 綠

謹案 弤 非矣 茲宜 注 文出孟子 萬章篇 絕不類孟子 他瑑 環以 其 辭 之文 極似尚書 雖不稱書曰 竊

疑是尚書之文 據孟子下章稱舜流共工于幽州云 云實是堯典之文 而不言書曰 以相似 況可知也 故

附錄 于此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號 戶刀反 河 注

古文家說仁覆閔下謂之旻天【疏】文亦出孟子萬章篇亦似尚書文而不偁書曰故附錄于此注偁古文家說者說文日部引虞書曰仁覆閔下則偁旻天絕不類尚書之文據許君說文敘言書偁孔氏古文又據鄭君五經異議引古尚書說仁覆閔下則偁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尚書說也蓋必是孔君之書傳不敢意改此偁古文家說爾

堯曰諮爾舜天之御名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疏】文出論語堯曰篇案此堯授禪於舜命舜之詞當在尚書舜典而論語不偁書曰疑事史質故附錄于此

不及貢之政接于有庳【疏】孟子萬章篇孟子答萬章或曰放者何謂之問曰象不得有爲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內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之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趙氏章指云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

詞聲聯綴云此之謂也則爲序之上句是古書成文

當是尚書文矣其說常常之句與雖數之下雖數云皆

承上轉下之詞則說常常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

成文矣故斷自不及貢船以爲尚書逸文庶幾從之

但孟子不稱書曰究

未疑詞故附錄于此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

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逸 哀六年左傳引此稱夏書

杜預注云滅亡謂夏桀也正義云賈服孫杜皆解爲夏桀之時案夏書亦止于胤征當仲康之世此文既

是夏桀時書則非尚書百篇之文矣不應采取因僞作者改竄以爲五子之歌故附錄而辯之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逸 文出孟子盡心篇曰是尚書文

而不稱書曰故附錄于此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

厥角稽首 疏 文亦出孟子盡心篇大似尚書文而不偁書曰故附錄于此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illegible]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疏 文出孟子滕文公篇絕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偁書曰自是尚書文也據孟子本文厥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云而已矣下乃云從有攸已下繼周從王侯料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已下云云皆為逸書文矣詳繹其文則其君子已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茲錄取逸書斷自大邑周止不錄[illegible]采也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疏 戰國策二十二卷及韓非子說林皆言知伯索地于魏魏臣任章勸其君與之遂引

周書曰將欲敗之云云案此言非仁人君子之言雖僞周書不足信以爲尚書姑附錄于此

欲起無先 注 文出史記楚世家楚欲與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往說楚相昭子武公引此僞周書附錄于此

必參而伍之 注 文出史記蒙恬列傳秦二世使使者之陽周令恬自殺恬對使者辯說自以引此僞周書附錄于此

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注 文出史記蔡澤列傳澤入秦說秦相應侯引此僞書以姑附錄于此

揜雉不得更順其風 注 高誘曰言揜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 注 淮南覽冥訓引此僞周書案文多似錄周書而錄周書未多見姑附錄于此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注 高誘曰：用可否相濟也。疏 淮南氾論訓引此，亦偁周書，姑并錄之于此。注云用可否相濟也者，蓋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所謂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之謂可否相濟。

下言而上用者惑也。疏 韓子說林引此，亦偁周書，與上條淮南子所引周書意正相反，姑連从而并錄之。

紳之束之。

既彫既琢，還歸其樸。疏 已上二條竝韓子外儲說左上所引，皆偁書曰，姑并錄于此。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疏

漢書陳湯傳谷永爲湯訟冤上書引之也

循周書冢異文不足化尚書粘關之也

戎狄荒服

（補）漢書蕭望之傳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單于朝儀引此稱書曰樂

書皆經傳所稱國語周語云戎翟荒服所稱書曰與

以引國語之文與時尚書逸篇以爲此文與經不合

汲冢師古注以爲逸書粘錄之也

前車覆後車戒

（補）說苑善說篇引此稱周書而大戴禮保傅篇引此以

爲鄙語何同是文而所稱說異殆是鄙語之出于

周書者乎與其過而逸之寧過而存之故錄

以上附錄逸文又二十條皆據傳記所引周書而

出逸周書皆略不采錄也如晉灼注漢書丁鴻傳

謂諡法諸尚書爲諡獄奧而不引其文則無從采錄

外此諸子百家之書所未見者正多容或引尚

書而稱未采者詳悉不少于以見稱之數

見寡聞陋淺之學者不謂謂稱爲博學矣

說文標題四名凡二百八十四字

說文六十二條計七百一十五名重文三凡七百一十八言注凡三百四十七字釋音辯字四百二十八言疏八凡六百五十一字附錄說文二十條計二百九十九名注四十一字釋音辯字百一十一言疏凡二百一十二字外總百七十八字

尚書集注音疏卷十二終

乾隆五十四季歲在屠維作噩涂月二十日辛未書斁

是夕大雪時季六十有九江聲識

尚書補誼

余集尚書今注音疏既成初印編畢諸同人閱之或相質以疑義吉凡以難余者余不能悉記改訂者之版既爰精錄補誼若干條繫于篇後云上章閹茂之歲則涂之月十三日己未江聲識時年七十

甘誓　左不攻于左女不龔命　史記夏本紀錄甘誓文左不攻于左女下无女不龔命向亡右不攻于右下了為之衍字墨子明鬼篇引此誓大言大戰于甘大戮伐為居而誓眾文而曰誓多三四語而具為甘誓之文次于右文不攻于右下乃云若不共命左不攻于左下文則無文蓋脫車左車右而總錄為之故皆作一自于文采牝不順今漢氏書左不攻于左下別為女不龔命之言是時所見太史而增之今疑史或資不錄遂必故經中仍其本文而識疑于此

胤征逸文　徐之說以堯典篇首正義云鄭注尚貢引胤征曰厞厥玄黃昭我周王先之前采錄文而胤征篇目之下不采此條是以鄭書不應有周王而疑其誤與予以非也周王乃君王之誤古文君作𠺝

從俗用字故遂乃用或係作者取以入意成故改
乃用與此親錄反據之以叙鄭若錄此條不容不
辯之之則兑字元字改從見而兑字元字皆非正用
因之當避而皆以伇用者今悉伇用之字支流予於
閒思觀者不暇
故集留不錄

酒誥　弗惟悳馨香祀

徐氏灝學齋曰說文云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德
升也从彳悳聲然則悳與德聲同而詮異然則來
相承以德爲悳而悳字遂不見于經傳德升訓大來
來爲開長大義咸用脩我凶德及呂刑內爲馨香
德皆訓德義升發肯入所來發詮實精省誥弗惟
悳馨香祀惟德以與呂刑同悳大當爲德訓大當爲
升詁不忌升馨香之祀登聞于天斯爲允當云不爲
忌以悳之馨香也了與呂不刑之德法相背者于以馨
經之曰忌言誠是也孚於誥不刑德得之訓者以馨
勞大訓身之馨香之祀升聞于天馨香有身者又
傳以惪爲悳惟悳之言於天馨香悳中馨香大可
不能相標一說故與呂刑與辭學文爲說也說分言
實精當孚解不用以改酒誥之經而是說不可假當

錄抄之

無逸　肆州天子殷　顧之廣圻曰白虎通號篇引書逸篇曰肆州天子殷光之已爲闕

文而已緋孫于嶽逸篇律廣圻案經曰肆太惟我周本哉州和似故誤以本實當爲州天子殷三字蓋誤

說余當云肆州天子殷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言其州誤天子之殷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季亦之

出故也誤或肆亦八勿白虎通收錄逸篇之逸已爲世所不傳之書篇義未白虎通則皆作爲辭之齊不

作㠯字偏旁也書字作㠯而讀爲辭者頗亦從米爲字作并而爲爲㠯皆㕥虎通所偁辭逸字得改爲㠯

逸予月㠯中時逸黻八呂區小言之為攺氏二十四篇則曰爲逸書大宗隸帝岀隸隸之寫攺氏太米爲

皆了爲㠯篇數則㠯者不言逸逸者不言㠯蓋㠯逸故言古乃之文不甚昆之扁壞而齊分曉也總爭學

爲其所惑故必辨之

無逸經三宗字　徐之鎮曰商之三宗太宗太甲也中宗太戊也高宗武丁也陳氏解无逸已

祖甲爲太甲先王以稱其名亦用馬融注以祖甲爲武丁子帝甲太甲是以不得云三宗乃生則逸之證及亯自卯畏之後所爲三宗字當改爲自命否得改之

君奭

曰殷陟注屐奭疑曰殷配傳說遲謂不得據禮禮古今人家傳說曰殷分嬰林嘼錄謂曰殷兆傳說解米爲以證疑班氏分嬰一人爲二之誤也程氏述銓曰據哀二年戶傳則鄭糅邪王莫據圖語語語則與樂邪伯樂一人也乃古今人表分昭發三六文語上命邪語者子齊賓膠人邪國族而古今人表皆分爲二樣人則傳說曰殷但得據班氏分爲二樣謂非一人邪

顧命

戶執又執證義米執字下爲上文執古定本本毅此俗字也說文所无執古其土於證訓義段哈執字爲也護少從人亦門說讀書條養王傳云下祈後民中亡宮笑及天下部亦留盧伯考條于執日銘獻中執中大上文帝燎大子注云朱觀記擯嬖書社於章芮說文云執泉也文引鹿足云瓊一昔也次爲旅陟顧命戶執又執當鬯帥章蓋門側之堂謂執之殊階謂章名尺經傳爲是名

敦字必當作埻說文埻从土𦎧聲讀若準準从隹从丮太
𦎧聲〻本同而讀皆異其音遂為从土从丮之譌多
且或移埻之土文于下而加孰于其上矣聲乖此說
是書惜顧命綏紂不為加增辭說知不得改敦為埻
故記于此

揚征紋綏

徐之遐甸揚征紋綏云揚墜方七十里蕩之邦伯也其國當不弱于揚是謂蕩國大方七十里矣數案禮記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又云殷爵三等皆公侯伯也又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詳鄭君之意謂殷所因于夏皆因此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之地以對三等之爵王制所言乃周初之制夏殷无子男也故王制疏云殷爵三等公侯伯皆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數則夏殷之伯尚方五十里蓋伯爵之諸侯其國始未為七十里子出子讀書精細乃尒可謂善讀書矣但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之言出于外跡止是縣度
鄭意言之雖似為當存疑可也

說命敘注 尸子

徐生頲曰漢書藝文志以尸子爲魯人後漢書宦者傳注以爲晉人先生說命敘疑兩存其說頲案史記孟子荀卿傳云楚有尸子楚燬之旹也楚楚燬之而爲尸子其初則尸子故是出入班固之言是也章懷太子蓋以尸子爲商鞅客推度以爲晉人非覈實之言也

附識寫尚書說字

余寫尚書所从說文乃徐鍇本或作爪徐鍇亦誤皆從段君若膺說而始知不及追改恐詒誤後學故辨識于此

鼓

鍇本說文於鼓豈傾晉支段氏玉裁曰當作豈傾支于部鼓字解說云仍于支支从聲與鼓同意則鼓仍支可知聲謂據此則鼓字鼓字曰可轉雜皆不仍食矣又經典鼓鍾與鍾鼓也鼓凡與文實一字也說文攴部鼔字解說云擊鼓也从攴从壴亦聲讀若屬是與鼓字與文與皆于以之字徐鍇彤亦讀若屬三字亦如公戶以䄻緣成以鼓𥅫鼓故太警鼓刪字書於鼓料粉段氏以徐鍇繫傳見示而知其誤

尚聲偁說 究

尚書今注音疏述【疏】述鄭敘也不名敘者正義謂鄭康成書贊讚孔子百篇也敘名孔曰贊然則鄭君且不敢偁敘聲奚敢偁敘邪故曰述：者述尚書興廢也由辭自記今注也大意

六埶定于孔子埶魚曳反俗加艸頭非也或又于下加云益非【疏】六藝易詩書禮樂萅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敘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又云書傳禮記自孔氏又云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敘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論語子罕篇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公羊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萅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于萅秋孟子滕文公篇云孔子成萅秋是六經皆孔子所定

皆脫而後興脫安華反【疏】脫于秦燓于漢也

而尚書之脫爲尤甚【疏】燓而復亾故曰尤甚

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生求其書獨

得二十八篇已教于齊魯之間張生歐陽生傳其學臧十

鄒反俗加艸頭于上非也卷古文魯

疏張晏注漢書據伏氏碑云伏生名勝史記儒林列傳云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案伏生尚書實二十八篇而史記言二十九篇者說者謂當時已二十八篇增太誓一篇又爲博士也業史家不後識別故統言二十九篇一說史遂據古文家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實二十九篇逸言伏生得二十九篇二說未知孰是或又謂百篇也段總列于後別爲一篇故二十九此說非也何見子其非也王充論衡正說篇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篇也四七二十八篇具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段後伏生尚書有叙則百篇也名曰異見雖矣人不不德叫法斗七篇之記矣是可知伏生書無彩也張生名字大開漢書賦什作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

張生授夏侯都尉誕傳子勝爲大夏侯建

爲小夏侯學，是有大小夏侯之學。【疏】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其業，至曾孫高爲博士，是有歐陽氏之學。【疏】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又云：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尚書依伏生篇數，歐陽氏則分般庚爲三，爲三十篇，是爲今文尚書。【疏】其始止稱尚書尒，蓋以別有古文，故曰此爲今文尚書也。今文者，卽漢時之隸書也。亏孔子所定才什三尒。【疏】孔子所定尚書百篇，今止三十，故曰什三。武帝時民有得太誓亏壁內者獻之。

己合亏伏生之書共爲博士之業

疏 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己敎人劉歆七略云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于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己敎今太誓篇是也鄭康成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獻案太誓初出屋壁當是古文既入于學官博士遂用隸書寫之己合于伏生之書故亦爲今文後東晉時又別有僞古文太誓故顏師古漢書注司馬貞史記索隱皆稱此爲今文太誓也

故夏侯尚書二十九篇歐陽尚書三十一篇

疏 漢書藝文志云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云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案卷猶篇也帛謂之卷竹謂之篇

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古字也 共居容反與恭通用壞古外反

疏 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孝景皇帝十四男程姬生魯共王餘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己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說文解字敍

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其尚書多于今文一十六篇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皆起【疏】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于是矣史記索隱云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藝文志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云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案十六篇者鄭注書敘逸篇之目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

內九共分爲九則出八篇爲二十四篇是爲古文尚書于孔子所定爲過半矣攷居勇反過于臥反【疏】于有篇之數般庚太誓皆爲三顧命不分出康王之誥同于今文者計三十三篇九共分爲九多于今文者二十四篇凡五十七篇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百篇而有五十七故曰過半案四十六卷者般庚太誓皆同卷則今文所有者二十九卷九共合爲一則多于今文者

十六篇合爲四十五篇加敘一篇則四十六五十七篇則不數敘也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皆惟今文今古文則雖入于秘府未列學官博士不欲習之 疏 劉歆移太常書言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藏于秘府伏而未發藝文志亦言安國獻之遭巫蠱第未列于學官云博士不欲習之者劉歆欲立古文博士不可故知其不欲習歆移書所謂挾恐見破之私意是也詳見下疏 故稱逸書 疏 史記漢書儒林傳竝云逸書得十餘篇正義言劉歆賈逵馬融之等竝云十六篇逸鄭于汩作典寶之等皆云已逸是當時皆已爲逸書也 尤稱中古文 疏 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其傳之將擬屋奇兒寬姑受學于安國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〻授徐敖〻授王璜涂惲〻授桑欽 疏 漢書兒寬傳云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儒林傳云安國授都尉

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見後漢書儒林列傳蕭生名譚成哀時劉向劉歆相繼校理祕書咸得見之【疏】漢書楚元王傳云向字子政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類文忠云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歆欲立古文之學博士不可歆迻書太常切責之卒不果立迻今通作移【疏】漢書歆傳云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誼博士或不肎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

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
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移書裁歆傳文多故不錄

後漢傳古文尚書賈徽受學于涂惲已傳子逵[illegible]後漢書賈逵列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通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涂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遂悉傳父業又云逵數為章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

孔僖將安國後也能傳其家數世之學[illegible]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

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大舒習古文[illegible]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又云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又周磐列傳云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又儒林列傳云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為諸生師

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又張楷傳云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又儒林列傳云孫期字仲或泲陰成武人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杜林又得西州桼書互相攷證己授衛宏徐巡

後漢書杜林列傳云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少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又云衛宏見林闇然而服泲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己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泲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隊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毋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而馬融大傳其學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亦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然則賈馬鄭諸君雖皆別背師承又隸傳杜氏桼書者也

鄭君康成始先受古文亏張恭祖既又繇馬融之門則固淵厵亏孔氏而又津逮夫杜氏桼書者也

繇令作遊厵古文原津郢新反

俗省作津失其後漢書鄭玄列傳云玄字康成北海
聲矣夫痵學反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左氏春秌韓詩古文尚書㠯山東无足問其佁注沓助育
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掾稽張楷列傳云楷帀時黃傻行霰作賊事覺被殄
引楷言從學術楷半繫迭癹詔獄積二年悟詔
請經大作尚書注後
㠯旁大驗見原還家伯訓沓育衛宏賈逵伯傳沓育豩
後漢儒林列傳云衛宏敬仲東海人也從九
融江謝曼卿受毛詩後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
書作訓為其賈逵作訓
豩融作傳鄭己見上疏故兼成春贊云我先師棘下生
子安國夾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豩二三君子也
紫卿迺林好博録寶也矣
好火報反足木賈書贊見
反俗什𢔶乃川字正義云
棘下生者棘下地名也水經注二十六淄引鄭志曰張
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荅云齊田氏時善
學所會處也齊人號也棘下生无常人也云子安國
者之爲師故子也也公羊傳十一年傳引子沈子曰

何休注云子沈子己師明說此意者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了馬融書敘云逸十六篇絕无師說豈都尉朝庸生等所傳但習其句讀而不解其文誼與抑亦先有其說而從之也與假張楷之注衛賈之訓故也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與讀杜依反與爰諸反歸俗作抑〔疏〕書敘亦見正義都尉朝庸生等既傳古文則十六篇自當有解張楷衛宏賈逵既皆習古文則其作注作訓亦不應獨舍逸篇然則十六篇不容无說乃馬云絕无師說其故不可曉故設此三疑己推之也氒後康成他注可謂亼諸儒之大成矣其書分般庚太誓皆爲三篇分顧命王若曰己下爲康王之誥計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八篇氒俗通作厥亼今通作集〔疏〕正義云鄭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篇

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案偽書乃百兩篇非二十四篇也孔穎達誤仞偽孔書爲其先祖之書而力爲回護故反序二十四篇爲偽是其妄也說詳下疏康王之誥正義云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于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爲康王之誥然所注皆三十四篇而已豈二十四篇也詮未有聞于師而不敢以己意說毀歸豈殘缺先漢不可讀毀毀先諸反先俗誤作失

疏 陸氏釋文序錄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案陸氏不知今汩作等二十四篇也古文其所謂古文即謂梅賾也二十五篇今然陸氏既及見馬鄭之注若鄭君有二十四篇也注不經盡也當有流傳于後陸氏不得爲此言矣已此知鄭君所注惟三十四篇也又堯典正義云鄭注尚書篇數並與三家同是鄭本注二十四篇也乃今王肅背掇鄭君而起嫉鄭君之名而欲奪之輒竊其說以祇毀多見其不知量余于鄭君庸何傷哉

疏 王肅[illegible]人當時鄭君名重海內肅生稍後心忌其名而欲與爭

鄭因亦廣注羣經力求與鄭違異辭難經鈍消所以擬也又作聖證論以極詆康成而知其學實不及康成遠畏終不足以爭勝也于是又遂家語孔叢子二書託諸孔子之言以與鄭短括意謂鄭不合于孔子則其非見矣然而後世未知二書之出于僞造而不以此短鄭是于鄭見无損而肅遷成爲小人也論語子張篇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叅上古文尚書孔氏傳叅俗譌作奏

疏 釋文云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々字休預々授天水梁柳字洪季々授城陽臧曹字彥始々授郡字于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案今所傳晉太宗晉書无此文則正義所引其或臧榮緒之書抑或王隱之書也據黃太宗晉書鄭沖傳言沖仕魏爲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而三國志三少帝紀言高貴鄉公幸太學命講尚書稱鄭注以稽古爲同天之詮以難博士贊則沖所授高貴鄉公者是鄭氏尚書沖當未見僞孔氏書也蓋沖位尊

据本于此今是當欲之采其詳也

十三增益二十五篇已傳合于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也

門傳遙書附[釋]劉書向五別十錄八言篇尚㵄百篇也敘引冠篇系其亡

篇也敘開淺其闕撇系俗多作安散反[疏]釋也文敘云總冢為鄭一也義徒孔古內各篇

冠其篇首而以篇也敘記隨其決弟居見存者也開僞孔敘云書敘〻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

冠其篇首是分敘自爲孔氏非古也始雖未嘗知竊也皆竊謂而其說輒

毀王肅合竊已潞當作偽亏肅也[疏]欲偽乱丁由知匿其名以无出受静

之所爲也王肅注雖不傳而其開似具得文正戊之中同子偽孔傳者什也八九故詳之人了己王肅注頌類

孔氏正義亦云王肅之注尚書其亡多孔子己傳頌法書少傳令失其行鄭其紀綱己見大多東時亦讀與續孔書

合益恭野與鄭書與後授入不已人也因不與道流是及傳而被也後漢久而後出則己出說无不吳吳儒合

可因以見鄭氏之非矣此其狡猾之計卽逆家語孔叢之然也且家語孔叢退與偽孔傳合則皆肅之所為可知矣

于時師資講習乃云亡學者既无帛識且豈新興

遂翕然信奉以為孔氏古文于今乃出自是而兩漢之

古文寖以衰歇矣

疏

師資道學語本松崖先生哲人若兩漢傳古文諸儒皆是哲人亡故九帛識師資遭嵾則學无家法故書新雖若皇甫謐是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從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氏五十八篇之書案謐狀世諡名傾動海內其作帝王世紀輒取怪衍不經也說已術揭于世時為古文初出大異光傳也說謐豈閒所未聞采入帝王世紀流衍遂因而成學信也矣闕若琢謂少恩三都得謐也一敘猶競相贊述況得孔書載了世紀青不因之而重者乎是彼此書背信于世者皇甫謐之辠誠哉是言

然猶未絕也崇以兩翰也時鄭所注者與後

出也孔傳逃竄盛藏翰直摇反

疏

隋書經籍志云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

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于大桁頭
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
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
而鄭氏甚微案齊代唯傳鄭註謂北齊也梅賾上篇古
文時晉偏安江左故自晉迄陳偽孔書止行于南朝至
隋滅陳混一區夏乃始傳于北方故孔穎達書正義序
云近至隋初
始流河朔也
至唐貞觀詔儒臣譔五經正義
譔與撰同
俗作手僞
與非是義半音反依古字當作註但
疏
貞觀太宗年號
名是書者就用義守則亦姑从作義
也舊唐書儒林列
傳云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
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孔穎達
龍誤已梅賾所上也蓋熹壁中古文而𥂕也正義反序
鄭氏所錄也二十四篇蓋張霸僞造
序用历反
徐讀為序
疏
正義云壁
內所門汎為傳皆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
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
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
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

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是穎達以梅氏書爲壁中古文也又云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又云鄭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康王之誥又太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敘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是穎達以二十四篇爲張霸僞書也案漢書儒林傳云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然則霸所僞造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也二十四篇者合今文爲五十七幷敍爲五十八與藝文志劉向別錄皆符合九共爲一則十六篇又與藝文志相應是實出于安國自都尉朝已下遞有師承信而有徵者也乃正義又云藝文志

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恐得其書已古文又多十六篇鄭是僞書二十四篇也是直序其光祖之書爲僞矣夫傳氏之書不知誰何安人僞作已誣安國爲安國子孫者當力辯其非乃穎達竟信恭已爲光祖之書而曲爲回護反序其光祖之十六篇爲僞是不祖其祖而祖之入安國何不牽而有此不肖之孽孫哉且穎達既知有張霸是不見儒林傳言霸爲百二篇而必欲誣二十四篇爲竄所造遂使鄭經滅亡而梅氏之僞書反得冒聖經已傳是尚有人心者哉穎達之辠不勝誅矣斡棄周鼎而寶康瓠（斡古滿反）賈誼弔屈原文曰斡棄周鼎寶康瓠兮

專是孔氏之古文亡而鄭氏三十四篇之注決與之俱亡矣然則尚書之厄一至此哉聲竊懸漢學之淪亡傷厥經之晦蝕爰是幡閱羣書搜拾漢儒之注惟參鄭王三家康亦存旨外此則㒒持之亦經異說載有今文古文家說幾其潛已亡所存廑見忠如

伏生之尚書大傳助體殊訓注閒有解詁而已援取衆鄦之注及大傳異誼參酌而緝之要傷采它書之有裨于尚書者已證之終古文鳥獻古通呼獻本國名後因以為氏讀若許俗竟作許則別字矣春古文猶見夏甸反它土加反俗作人傾也非是閒古莧反【疏】謂諸子百家之流本非解尚書之書或有引及尚書而略解之者則亦采之若假于上下用說文證曰和萬邦采論衡文是也其王肅注與晚出之孔傳本欲多用不得已姑謹擇其不謬于經者閒亦取焉閒古莧反【疏】王肅注及偽孔傳多亂經之說然亦閒有是者豦鄭注不乘葡不得不擇用其一二皆以己意爲之疏以申其誼然猶塵得什之三四也自重光大荒落之秋以迄玄黓敦牂之冬重直容反敦都魂反又都困反牂子郎反【疏】釋天云太歲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成堯典

敘錄謂禹貢甘誓湯誓誥篇凡百篇也敘亦散并刱己

漢注絕少而中輯皆久也綜念一歷也覆鼎求利反俗通作嘗軿俗

誘為般歷俗作贊說文所无族漾[疏]論語予罪篇云俗書王肅傳云成杜一歷知當作歷[疏]如乎地雖覆一歷

一歷言功少也綫不足己獎古說存絕學乃復己已見撲許經

詮精學詁訓又自柔則闖茂也覈疏彊圉大淵獻也覈

復房又反閼衣檢反[疏]釋天云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亥曰大淵獻句一歲

而成散并己後二十餘篇也注釋皆所輯皆次墨加燮

正其亡篇也識文育斌見它齊將助釋其原注采也知胡

流反今通作劇直容反見演何反纂[疏]謂蒼伊訓太甲說命諸篇則釋采顏此注采諸亂具記采諸

采釋則但鄭采注其若所遺文采而書己木[疏]无各纖其篇要而倚廢其附古傳

通附 疏 若五子之歌次甘誓之後帝告居商書之首是也其无篇名皆總附于後

疏 若論語爲政篇孝乎惟孝云云止偁書云呂氏春秋諭大篇五世之庿可以觀怪云云止偁商書曰皆未舉其篇名不知其次總附百篇之後而已

竊肄十篇并百篇之敘一篇述文一篇凡十二篇而疏則猶未畢也將更須三載庶幾卒業矣乃若夫幽莠亂苗武夫類玉必區小而序之須相俞反詩也俗通作須載則代反俗通作載幾今衣反荅夫孱乎反王元訣反小伴列反俗通作別

疏 孟子盡心篇云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戰國策魏文侯曰幽莠之幼也似禾又曰武夫類玉張揖注漢書司馬相如子虛賦云武夫石之次玉者赤地白采葱蘢白黑不分

蓋林巽兵闢袁說哀夕牙反俗作邪晉詮詐非

疏 異乎袁說謂偽所以尊聖經也紹肯哲詁孔氏書者

開來學莽大兮是聲雖不敢敘不少晉是爲述

乾隆卅有二秊歲在彊圉大淵獻相月乙丑朏粵五日

己巳江聲譔錄弟卅篇粵六日癸未疏訖

述字四百四十一字

釋音辨字三百八十六言

疏五千三百三十五字

尚書亼注音疏述

尚書集注音疏序錄

古人之文古人之常言也逮之于今曰閒者靡不知緐之

于書讀者靡不解（解，賈反）夫蕭傳錄爲也了音己亡俗而

殊言己古今而異或一字而解多塗或數名而同一實

【注】名物字也鄭注儀禮聘禮記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注周禮小行人云古曰名今曰字 聖賢

偁學之詞樸者言也【釋】其言（莊子妨枯云繁縣）樸柯樸而天極于是爾疋

焉作而故訓興焉兩漢諸儒咸據之以解群經莫是傳

注說興而經說賴以明矣于時學氣辭古語雖辭而未

詁意雖隔而未嘗律之學者欲發引見其說（見，了仁反；今錄作版）

故自漢以數己遠憲約詭蹟說出而傳注又賴以證明

古書今文音類補

矣凡此皆得入疏者入之務求合己性之而卽己疏之

出于一人手者爲之自蒙皇帝之指導經學疏皆吾

師承各有先生周易錄論會通儒之說以發明而得其

之疏與疏證因易以來矣漢學不謬樂味（書）尚書 味 云 聚

顧足以叙云 學 綜發經傳之訓故采摭諸子百家之說與

大漢儒之解己性命書言必當理不離衛奇論必有徵

不敢燃此務永懸心云介願自畫來己來漢學術是（詩）

謂學之行于傳川杜叢詩刑公羊是求禹王承學己書州微矣儒不

其學燃乎于川瞻唯非漢學余永爲王流書州 鄭學論云

南詩而引叟之說不己叢叢叢之言反南禮樂也（禮）莊子論云

大子己爲孟燃之言孟墨曉反燃力向反向亨云景

燃方枝漆天所餉舍之謂引系彰于孟燃論野之語 矣

已信今而不得則疑其弗可已也矣歲在疆圉大淵獻之六月向爲書公性始成初稿更三載而成疑更宮衛反了距今昭陽大荒落之五月祖（釋天云太歲在癸曰昭陽）六易稿而成業焉唯以庶无負所聞之師說云爾敢竊比於先師之周易述略附著錄之林哉聲文錄聲疑之意云

乾隆三十有八年歲在昭陽大荒落皋月既望後三日

丙子紅豆學疑五十七年餘曰王中董書

律錄三百九十九字

釋音二十二字

疑百六十五字

[illegible]書公姓晉疑律錄

尚書經師系表

今文家

史記儒林列傳云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儒林傳云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蕳卿蕳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

尚書經師系表

少府建太子太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始昌傳云始昌魯人也勝傳云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蕳卿又從歐陽高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儒林傳云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

尚事尚書官名也尚時羊反堪假卒與及孫寵繇商授以卒與孫
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大夫卒與由德
相商譏孫其著文於論林四道又與號與門人林尊林
子高孫惠於兮降光章備孫發言語象宗王吉少君孫
政叔從枝斂賜與孫文學以光傳古霸字次孺霸生光
光字子夏以子十四世孫也儒林傳云張山拊字長賓
兮降入也叔小夏侯徒孫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
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天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
留假倉子驕天故善修章句孫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
文恭曾師慘道西冀吉孫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

尚書經師系表

二

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俊材以博士
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
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
御史大夫李尋傳云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
孺鄭寬中同師
儒林傳云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
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
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
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
渠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

氏學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
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
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
崇為博士勝右扶風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
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兒寬傳云寬千乘人也治尚書
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平當傳云當
字子思龔勝傳云勝字君賓鮑宣傳云宣字子都渤海
高城人也後徙郡乃徙之上黨遂家于長子後漢書儒
林傳云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
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王莽時為社宰更始太

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
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為河南尹封被陽侯建
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九年更
封夜侯歙在郡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
發覺下獄平原禮震年十七馳之京師上書求代歙死
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云云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惠章懷太子賢注引謝承後漢書曰震字仲威平原般人以仁謹拜震郎中後己公舉之徵拜陽王府長又云淮陰楚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
休東諫議大夫子祉河內以傳父業發殺鮑永鼎傳云
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

王莽所殺。此少負志操，習歐陽尚書。桓榮後漢傳云：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徒卷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章懷注引華嶠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雖蒙榮之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張宏後漢傳云：宏字伯達，鄐國竂國人也。鯉竺早孑儉。章懷注引東觀漢記曰：宏少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丁鴻後漢傳云：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年十三從

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說于十年詔徵纖通

卿名見說文侯生命嬴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賜博士

同禮儒林傳云陳留陳食字叔明受歐陽尚書于司

徒丁鴻仕爲郡長（章懷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曰食以尚書教授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擔食糧）

桓榮子郁傳云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爲郎傳父

業以尚書教授帝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帝自制五家

要說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以于十五年入授皇太

子經以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恩寵甚篤賞

賜前後數百千萬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章懷注引華嶠書曰朱寵字仲威京兆人也[illegible]孤篤學從桓榮受尚書[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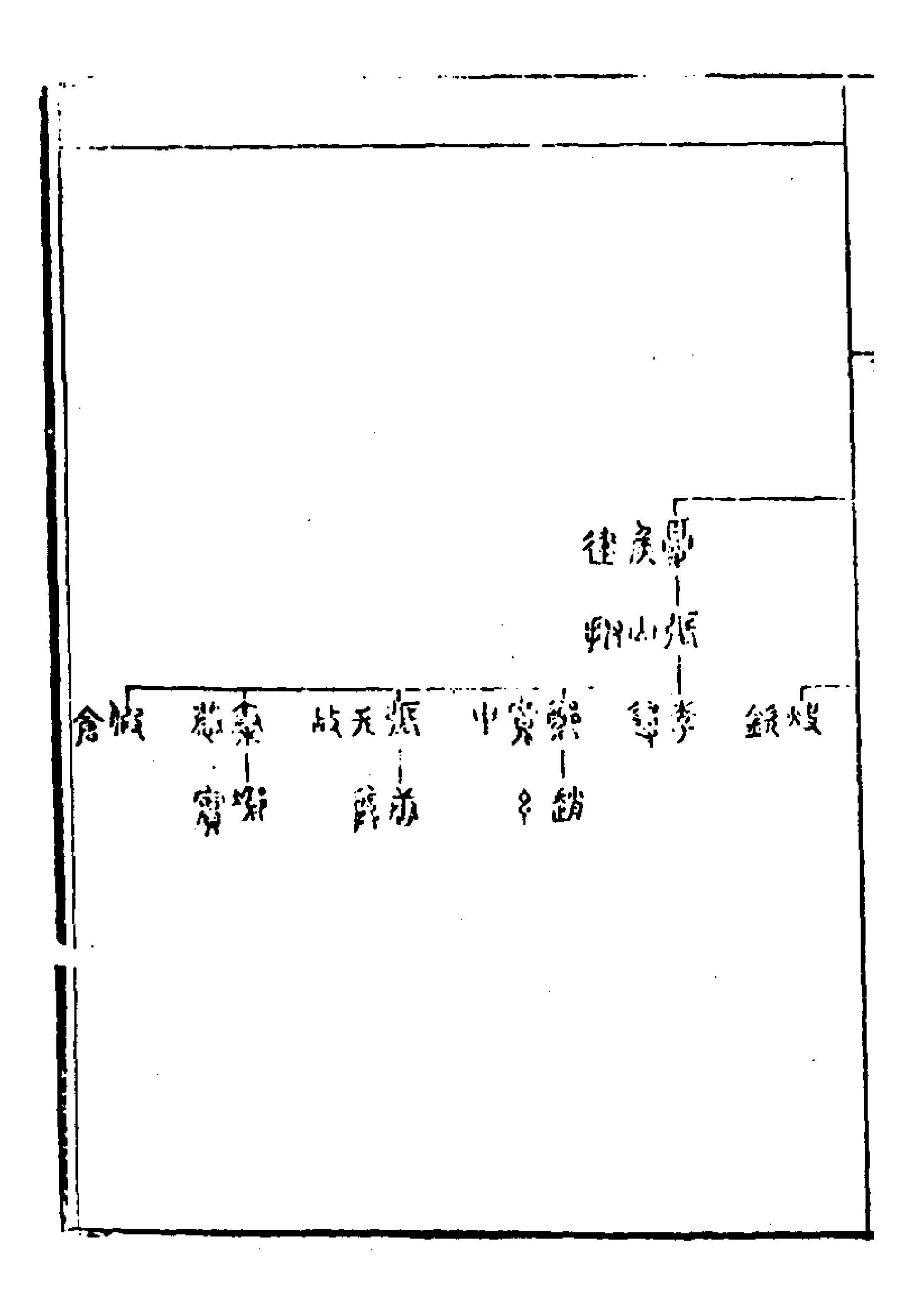
隸釋唯言寵字仲威京兆人不言受書于桓榮章懷誤

亦據此傳則朱寵實桓郁門人也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永初元年入授安帝焉孫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張奐列傳云奐字然明敦煌淵泉人也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爲九萬言楊震列傳云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年五十乃始仕州

郡征召二年代劉愷為太尉震仲子秉字叔節少傳父
業兼明京氏易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延熹
五年代劉矩為太尉秉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徒衆初
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
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
凡此諸儒皆授受有源師學可攷者今各著其姓字里
居詳其淵源所自或略敘其行業次或著其官位詮次
之已為經師系表也如身亂身殁之業所從受者皆何
人撰子候業流放之後所傳尚書歐陽氏其傳無文不
應錄之已系次各著其姓字里居而附列于傳首惟是

伏生皆今文家之所從出也闕係與名字可考而史記漢書皆未及見維得漢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是可據以補與闕也若夫張生歐陽和伯之子名字爰无聞則姑闕之云尒

傳	經師		
元始	伏生		
一傳	張生		
再傳	夏侯都尉		
三傳	夏侯始昌		
四傳	夏侯勝		
五傳	孔霸	周堪	
六傳	孔光	牟卿	許商
七傳	唐林	吳章	王吉
八傳			
九傳			
十傳			
十一傳			
十二傳			



尚書授帝禁中

廖扶　後漢書方術傳云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

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

宋登　後漢書儒林傳云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

也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

文　歐陽氏學

古文家

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

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孔氏

爲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于是矣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虢徐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史記儒林傳云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後漢書賈逵傳云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于塗惲學毛詩于謝曼卿逵悉傳父業

今據此諸文而詮次之以爲古文經師系表與今師承

文故皆大習明說于倪云案史記儒林說傳敘伏生今
文而與朱徐言自此之後其嘆於孔安國雒陽賈嘉頗
能言尚書事然則於安國先誦今文者也且漢時博士
課弟子惟用今文而史記孔子世家云安國為今皇帝
博士則安國誦今文蓋可知矣以古文出自安國而今
文二十九篇以讀前與中戰於安國于古文之皆而于
今文大於之又案兒寬之受業安國也詣博士受之當
之受今文亦而史記先言寬既誦尚書乃於言受業孔
安國則又似始誦今文復受古文皆始于今文古文
四說之長惟是陽東齋之漢書候與名據徐漢書則齋

㞢名實足㠯補班史㞢不逮附識于此

元始　一傳　再傳　三傳　四傳　五傳　六傳　七傳

孔安國—都尉朝—庸生—胡常—徐敖—王璜

徐敖—塗惲—桑欽

塗惲—賈徽—賈逵

孔安國—兒寬

兒寬　㠯見今文家

杜林　衛宏　徐巡　後漢書杜林傳云林字伯山

扶風茂陵人也少從外氏張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

通儒衛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

更受林學林嘗於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

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儒林列傳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從九江謝曼卿受毛詩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

蓋豫　周防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

孔僖　後漢書儒林列傳云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之詩

周磐　後漢書周磐傳云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也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

丁鴻

楊倫　後漢書儒林傳云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　案丁鴻從桓榮受歐陽尚書已見今文家不聞其通古文此傳言楊倫師丁鴻習古文尚書則鴻亦通古文者矣故得列丁鴻于楊倫之上云

張楷　後漢書張楷傳云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桓帝時裴優行霧作賊事覺被攷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

注徐以叙无錄見原經家

孫期　徐巡書儒林傳云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
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

馬融　徐巡書馬融儒林傳云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

儒林傳云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
之作訓馬融作傳鄭某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
世不斥康成之名故以某字代之

張恭祖　鄭氏　徐巡書鄭某儒林傳云鄭某字康成北
海高密人也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
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

盧植事扶風馬融後漢書盧植傳與鄭君從受古文尚書則盧植亦嘗受古文尚書可知矣故附之于鄭君之上云

盧植後漢書盧植列傳云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於尚書章句案傳古文尚書與鄭康成同事馬融則亦傳古文所作尚書章句雖未言是古文然盡是古文說然則附之于此

又從氏古文學外此實為王肅皆三國時東海蘭陵人也夫習古文尚書詳見尚書後辨注與適主于攻鄭門中紛亂經義註惑後學于尚書生也故特黜之不得列于古文

樊子盛　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東觀記曰光武帝受尚書于中大夫廬江樊子盛

牟盧放　後漢書儒林傳云牟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不錄入

李生　賈復　後漢書賈復傳云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

張充　孫張酺　後漢書張酺傳云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也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章懷注引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寇恂　後漢書寇恂傳云恂字伯奇長國辥人也好

經學博覽書傳以尚書教授

馬續　馬援兄子嚴之子也後漢書馬援傳云嚴八子唯續最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博觀群籍善九章算術

王渙　後漢書循吏傳云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少好俠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

以上諸儒所傳尚書東漢以後與孔氏之學故別附于今文古文之後云

劉陶　後漢書劉陶傳云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

陰人也陶明尚書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

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劉陶兼綜今文古文亦折其衷故又小子攸徵乎

東已系傳勤云

後學江聲編

尚書經師系表終